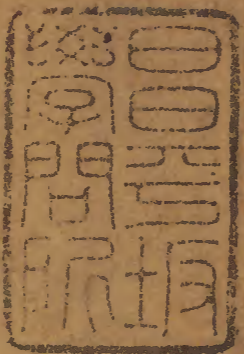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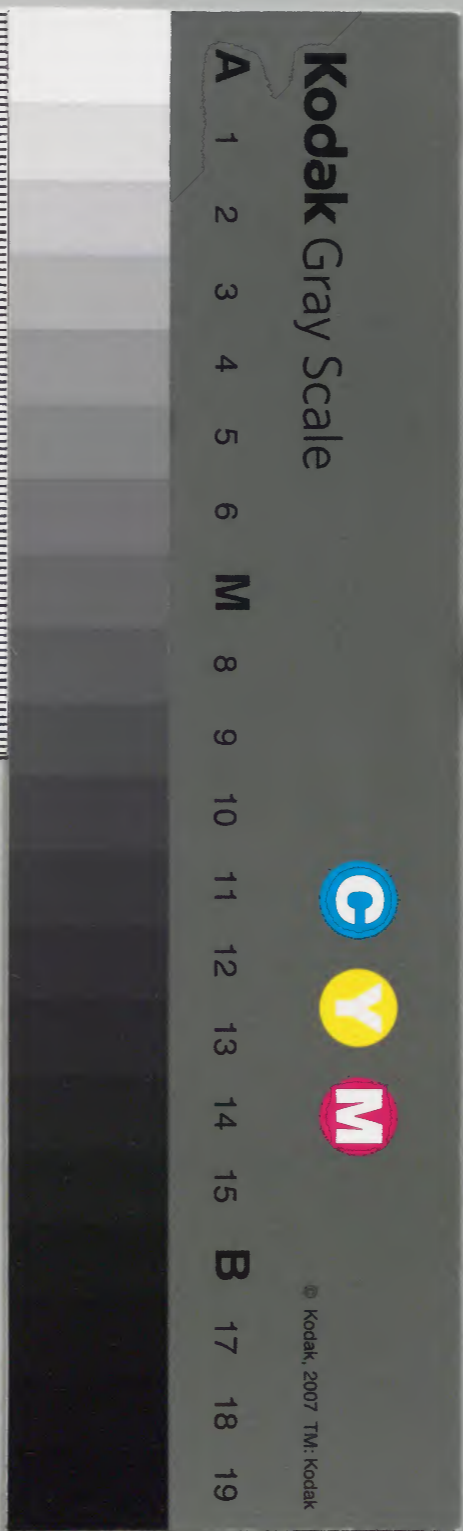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十三之四



漢書門			
九	二	七	一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二	七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 (7)
函號	297 9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

史部

傳記類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抄本

從錢塘何氏藏蒙古刊本傳錄

金孔元措撰

元措字夢得先聖五十一世孫也先是元

豐八年先聖四十六世孫宗翰撰家譜宣和六年先聖四

十七世孫傳撰祖庭雜記夢得合為一書又博考前史旁

參傳記分門臚載凡族世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及歷代

崇奉先聖故事並詳著於篇其兩漢至金林廟碑刻備錄

全文以垂永久又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于卷首

名之曰祖庭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大備矣後有大

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

愛日精廬

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
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云云後題壬寅年五月
望日考壬寅爲蒙古太宗皇后尼瑪察氏稱制元年彼時
蒙古未有年號止以干支紀歲在宋則淳祐二年也是書
文淵閣書目著錄何君夢華從曲阜購得金吾從之傳錄
者

舊書家譜并雜記分三卷門類一十八計五百四十三字
新書并世次添九卷於舊書內襄出門類五翔增門類三
計二百九十七事分一十二卷類二十六門計八百四十
事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
宏博殆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
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
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
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
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
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
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
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
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
散沒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文
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迺與太常諸
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
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

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行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修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元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謨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

然後爲君子故素王之孫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贏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疊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於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於家則高曾祖

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歛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彫朽爲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孔宗翰家譜舊引曰家譜之法世次承襲一人而已疎略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沒于今一千五百餘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諱融蘭臺令史諱儋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至卿郡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

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遽以舊譜命鏤版用廣流傳或須口求以待他日實宋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十六世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金魚袋宗翰謹題

孔傳祖庭雜記舊引曰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竊嘗推原譜牒參攷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塋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魯尚多有之

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逸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時宋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申申堂記

右聖蹟

晏子春秋八卷

元刊本 吳方山藏書

周晏嬰撰

凡內篇六卷外篇二卷合八卷卷首有吳岫

印記

劉向序

吳氏手跋曰顧英玉先生南都清介丈夫也以憲副罷官而兄時爲大司寇家无長物出宦日所得書貨以給日躬疊冊門左顏無怍色子重其所爲隨所質得二書嗚呼誦

往哲之懿言法時賢之景行小子何幸於此兼得二書晏

子春秋其一大唐六典其一蘇郡後學吳岫筆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正德刊本

唐王方慶撰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讐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蓋春秋夏五郭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謹書

李

名闕

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

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己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

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為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

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齋淳熙己亥十月上

澣吳興

下關

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文瀾閣傳抄本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唐蔣偕撰 原七卷今佚一卷從歷代名臣奏議補錄四

條附後又卷六上言德宗朝事條卿等當悉之下脫七十

餘字論邊事條選擇公忠清下脫二十字俱從名臣奏議

核補

蔣偕序

大中五年

襄陽耆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

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五代蓋宋人

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

系右漕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于是鋟木者郡齋庶

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

吳琚識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菴竹堂藏書

宋章貢李朴編次

卷首有葉氏菴竹堂藏書印記板心

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道嶺石扣門通

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遭際盛時受知神廟逮事泰

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

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藁晚
陷鈎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公之墓猶止序次
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
二兄相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
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攷載罪在漸
輩賴外兄潁昌郭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
撫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間於摺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
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朴於先生尚預門下
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在人耳目
中與天子追褒賜謚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
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
世姑著爲家法云爾乃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朴識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
其所取之意乃取以原泉直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
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
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
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
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
議之麗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
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
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
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
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

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立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豪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

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興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某序

雲韓堂紹陶錄二卷

舊抄本

宋泰山王質述

孔子之詠歎鮮矣夫一歎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再歎曾子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問微宣其至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惟忘世故能濟世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在顏子固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仰標末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著而真心隱聖賢超然遺之數內在世數外在天世有推移天無變遷卽死生觀聖賢然耶又況逆順成虧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加焉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子欲無言此之故也嘷篋瓢之所欣玩沂雩之所適默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姑存可也王質序

种太尉傳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掇 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舊抄本

宋廣漢張栻撰

廣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木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

昭烈漢室之胃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義旣正好賢之意
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一以道義而忘
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迹何其盛

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
治國事國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
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
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
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卽侯行
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
達其間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
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
廖立旣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

沔南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
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旣沒內無餘帛外無
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宜哉
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
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睨而謂侯敵
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涓濱而軍無私焉輿圖之復
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
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旣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
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
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
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
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

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畧次第與夫燭行師之要悉闡而不章幸雜見

松之所注因

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又曰予旣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旣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

之近効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
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
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
非刻核陰謀之說 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
可闕也侯在草

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
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
諸侯內懷 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
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資也若
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夫誰
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
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
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

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龜勉不得已焉者
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
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
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予推明其本
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
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足者奈何
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
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譎取劉
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處之
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
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
贊者乃固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

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直齋書錄解題曰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哀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爲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爲不然又爲後論以達其意謂其體正大而學未至使得游洙泗之門所就不止此

鄂公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元刊本

宋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杖劔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膏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

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歔歔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令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顛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頌

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
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
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
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
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
臨海陳基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
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鑽石室之故文不
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
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
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直存六藝親藩請
史弗昇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

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
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樅之澤俱傳于家
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
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
理之或至者歟嗟虐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
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
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
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
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其所當行稽其所
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
守樞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于郡塾卽漢制佩章
之義粹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

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
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舊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
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卽人而廢其言乎
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
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炎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
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天定錄旣成書刊錄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
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
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
古人之所以鑱著其勲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
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
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傳而若

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
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
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
而珂乃欲以區區無類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
下旣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謏學
陋聞童蒙顛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
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
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
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
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
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
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鄒然有

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下缺六字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
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
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
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襲未逮之先而特昭明
於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
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
煽邪異論方興先王獍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
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
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
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
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恣然也方

公道宏開真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
碑隨道奎壁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嗣請
于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
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集王之豐功茂績著爲金
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
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者府經歷朱君佑之乃
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
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本也通爲口口口比
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
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
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

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奈何
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好檜竊弄神
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專
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
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
敢與敵獨挫於王之手若孔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有賴
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
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
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
風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
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
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

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
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
書生之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然
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
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
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
佑吳門之世家云會稽戴洙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羣辟

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後 先哲王

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邁種逮于
蓼六周召之夾輔載于燕魯大勳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
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雖殊

爲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旆土疇功此國之所繇開也昭明其湮蝕罔羅其放軼廣記備錄思以盡爲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綬于鄂珂不肖幸因今天子霈泰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旣願蒲瑞于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所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敘遺烈嘉定戊寅嘗刻之檇李矣而辛巳之褒忠乙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焜耀狎至則未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並乎百氏宸奎之藏扣闥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獲顧闕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典槩表乎其未矣而思陵之盛心反賂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儋爵上之恩也馳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卽觚槩之末伎以文其肯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泚澣統以自獻猶竊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乎聞鍾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檇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

鄜王劉公家傳三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光世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

事方之韓岳不逮遠甚是書疑出當時僚屬之手故侈陳戰功往往過實然光世事迹敘述頗詳所載御筆制誥備錄全文可與宋史相參考此本趙清常從文淵閣宋本傳

錄卷一闕

閣本宋刻鄜王劉公家傳三卷乃劉光世之家傳也第一卷脫十八葉惟存十九葉尾張而已三卷止于紹興元年不知後當逸去幾何卷姑錄之以俟異日世稱張韓劉岳爲中興四大名將張俊卑卑無足道且傳會秦檜而殺岳飛罪不容誅矣光世亦瑣瑣孱弱何以廁名其間吁亦幸矣豈四人者同時俱爲大帥故世人順口而稱耶不然劉錡之矯矯者乃不得並稱哉夫亦以其後于四人而已清常道人志崑萬歷三十九年季冬念有五日初漏下書于奉常齋中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元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

編次 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

元刊本

元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郭公名郁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徙大名仕元歷官至福建都轉運鹽使敫歷中外所至有聲東採摭聞見撮其切要依朱子名臣言行錄例爲郭公言行錄備載居官治民事跡自初掾都省至除福建鹽使凡十條後附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又舉狀暨郭公義田牒文

工食技備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無力者不能食以備士大夫思工與備之必以技以力而得食於人寧不思仕之所以得食於君者當何如可以素食否乎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

行此爲卿大夫言也時有窮達祿有崇卑而言行不敢不
勉方其言行未見知也則仲尼食於乘田委吏不以爲淹
及其言見信於上行見信於世則伊尹周公相天子致太
平分土而食不以爲泰與其守口以待時豈不愈於撐腸
而哇以菑其身哉昔人有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有
言行可爲法爲則於天下亦有口書耳書而心與書違者
是猶穿窬竊貨而不竊經籍工與傭肯爲是乎君子學而
仕仕而學言顧行行顧言以此食君之祿則和而安淡而
爽飲清泠如醇耐然奈何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
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與人之耳目者幾何是可嘆也
己聞漕使古汴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幼而好學長
而力行旣貴猶學易出入臺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則

以身爲律司漕則以義理財江東西民數饑則隨地賑而
活之有疾疫則官遣醫療之漕有民田失科糧者四萬餘
石則抉隱懲欺而賦之鹽課困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漕有
冤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滯訟三百餘宗各鉤沉
舉壓而決之南康之三皇廟慶元之侯泮郡倉雙溪之浮
梁閩中之南臺鹽倉苟有關於政化闕必置弊必修此特
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耳若夫僚佐之間黎庶之上陰分
陰寸千常萬細非善言無以孚其情非善行無以示其事
數十年之事業頓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大桃蟠三千
里而掇幾枝采幾蕾乎今復齋公官躋三品力猶彎一石
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將歸移文所在官可曰吾少壯驅
馳中外在官以儉積俸在家以勤營生自買田八百餘畝

上曰奉親下資給三弟父嘗戒諸子曰田兄田也汝無擅
三弟曰謹遵命遺文尚在今老矣乃大傷爲兄者心願以
已田立約爲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移鄉郡斯非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
推其所爲於爲政乎何有或疑以工與傭喻士大夫非其
倫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爲
也惟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作勞其口無定言而
莫可與商行無定跡而莫可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爲世之
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日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
貫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
大可不思哉苟食祿者言常思可對人語行常思可使人
知太平之治其庶幾乎至順二年辛未上元日古候佚老

獨愚黃文仲謹序

言行錄錄復齋郭公言行也公自初爲樞密史至今嘉議
大夫凡掾中外省爲都事者二爲牧守者三檢校中書僉
贊風紀兩職離運向爲貳今爲正嘉言善行炳炳人心章
章冊牘形諸歌詩刊諸金石合爲今言行錄誠爲政之範
模檢心之繩尺也僕閩人也福星之所臨照莫非言行之
光華澄源之訓欺天之戒惻然之情見乎家諭戶曉之餘
所謂德言而爲羣言之長也削冗濫負百餘人於亭戶而
除其豫辦之擾於鹽徒而止坐事發之家所謂德行而爲
羣行之宗也若夫孝之於父子學之於師友義之於兄弟
宗族大本大原之可法天下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錄在

三山林興祖謹書

張復題後曰閩漕使復齋古汴郭公爲童穉時已好學不
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卿爭汲引之臺省
聲猷日以大後守昌江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牧四明
遂入閩爲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治於人心著於事
蹟田父賈豎皆能道長樂郡文學徐古道採摭聞見倣近
代名臣言行錄爲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皇
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多由中書省
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
暨雜流以萬計不知幾莫不食君之祿資民之利以求富
貴有能不欺天不欺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
斷然立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蓋流俗移人惟以
富貴爲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之功流芳後世謂之名
旣無意有爲於茲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
得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惟漢爲大雖
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
人如彼其多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書於列傳者如彼其
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作是錄事皆有徵足信
爲晉山飢民請粟病民散藥活者三千餘口又爲吉贛南
安乏食賑糶數十萬戶公之視民甚於已仁也修都城定
水閘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勞市湯羊增常數三千口
價比他省三千定覈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
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言毋毀成器察
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修浮梁
慶元泮宮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聖濟之心

復謂漢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之後真西山能宏道
統宜在從祀陳請於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
也平反浙漕鹽寃十有七起剖斷定海訟怨三百餘宗先
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爲必可言所言
必可覆初非欲人美我而爲之爲所當爲而已矣彼聞人
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耻者惟曰富與貴吾之
命不學無術正難責之滔滔皆是然後以爲所當爲者爲
難得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錄卽異時之列傳耳復齋
公讀書人也言顧行行顧言爲此錄者豈不當哉夫富貴
輕於鴻毛言行重於太山每見文人詞翰中多以汾陽期
公是尚富貴也似與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
行亦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爵稱王官中令史紀其言
行亦不過唐一列傳公今官三品年方者指使心深道熟
使遇汾陽之時有汾陽之事真所優爲者也蓋謂公之言
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間焉是錄也必纂
纂有續筆以待他日之歐宋云

右名臣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明初刊本

述古堂藏書

宋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卷末有虞山錢

曾遵王藏書印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炎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

二十五卷

抄本

宋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

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
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
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灑灑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
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
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
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
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攷信于得夫之迹不爲
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中興四將傳四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史官章穎纂

章穎進表曰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禦侮之臣帝念雋功
當有特書之史事關勸激跡貴昭明敢哀竹帛之藏仰撤
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粵若稽古誰能去兵
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聞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
已晚欲厲有爲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得
人材之盛開基創業虓將雲蒸復古中興虎臣角立率厲
熊羆之士掃空虵豕之羣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於
原廟或侑食於大蒸爪牙宣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誦姓名
可止於兒啼後世傳聞韜略尚驚於敵膽頃紛紜於議論
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爲之沮抑雖已加於
褒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武軍
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甚雋順昌之戰大摧兀
術之鋒誰其妨功而善能遂爾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

垂成既撓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
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
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縛撒里曷若雞
豚眈偽齊豫如犬箠氣吞強敵志在本朝當其杖策之歸
適近麤弓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宣國軍節度
使臣魏勝爲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於
淮陰竟身膏於草野况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機一
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於醜類其沒或能
爲厲於敵人宜有屢書以旌多伐况方大規恢之畧所宜
彰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
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爲虎西有梁洋之
義士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冠雄心撫劍儻在上有激
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獲觀舊載悉紀
當時之實以呈乙夜之觀伏乞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
可傳於百世庶幾聳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
之氣事雖已往可爲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
臣所誤到劉岳李魏傳繕寫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穎誠惶誠懼謹言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明初刊本

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京口耆舊傳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敬鄉錄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師道撰

吳師道敬鄉前錄序曰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藁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智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繇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成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略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于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

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所稱今遂浸微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于前名之曰敬鄉錄焉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况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于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于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有餘行遠自邇况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闕視六合而狹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之意

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又敬鄉後錄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于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于所不必錄而略于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于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况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于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

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伺纂集可也特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于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于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子錄而

傳者固多因子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憚于僭哉

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元元統刊本

元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目錄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條中多闕文據淡生堂抄本校補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勲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敕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敘其端

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攷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略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于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敘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蒼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

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臺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盡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入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

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咸宇內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

肱功臣之士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爲
臣陸道西北見 觸慄海無際舶乃旋艦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
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
割虐下民趙絳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
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
劉戡定之其暨肅揚恪勤斐圉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
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
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定是故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
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

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
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
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
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旣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
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
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
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
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
已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
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
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
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

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嘗閱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名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凡十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實相之然猶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於卒伍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之規上軼隆古何其宏遠哉繁茲在錄其從太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歷成宗武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後先故人人事功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爲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摭其畧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遠今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

博士王守誠書

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一卷

影寫元刊本
刊本影寫

從吳門黃氏藏元

元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也

一甲三名二甲十五名三

甲三十二名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兩榜合百人進士增至百人自是科始錢氏已言之元自延祐設科以來兩榜第一甲止放一人是科從讀卷官宋本之請放三人見燕石集一甲放三人亦自是科始元史選舉志所謂元統癸酉科廷試進士稍異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是也錢氏未之及故表出之蒙古色目人一甲第一名曰同同其第二名則余忠宣公也忠宣公生當多難戰守之功鮮有儷者及至孤城援絕一門赴義精忠勁節上徹霄漢視文信國無愧色矣宋題名錄存于今者二一以朱子

存一以信國存則謂是書以余忠宣公存可也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事諸臣銜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也元自延祐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廣無及百人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為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即位故廷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可以補史文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八人漢人南人五十人有兩丑間兩脫穎敏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當時不以同名為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緹但戶而史云廣平人丑間貫昔寶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為正右榜

第三甲第十六名字彥輝而名已殘缺唯末筆似彥字曳
脚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是塔不台台與彥人多通用
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闕月魯不
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耳丑間皆以忠義顯名而成
遵之政績張楨之讜直宇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卓可稱斯
足徵科舉得人之效矣宋無登科錄傳於今者唯王佐文
天祥兩榜元之登科錄前輩未有及見者頃黃君堯圃於
書肆中偶得之詫為希有屬予審定爰記所攷證於卷末
時乙卯重五日夏至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右總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

史部

載記類

吳越春秋十卷 影寫宋刊本

後漢趙曄撰

右吳越春秋十卷後漢趙曄所著子旣刻越絕書遂併刻
之蓋二書實相表裏而曄又為郡人其書固宜廣第訛舛
特甚惜無從可以正云嘉定甲申八月望日新安汪綱
書

吳越春秋十卷 明初刊本

後漢趙曄撰 **元徐天祐音注** 前有天祐序題舊序蓋明
初重刊本也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注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錄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

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越絕書十五卷 明刊本

漢袁康撰

無名氏跋尾鈴虞山印記或牧翁故物歟

無名氏跋曰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

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樓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華陽國志十二卷 舊抄本 錢磬室藏書

晉常璩撰

明何鏗吳瑄本俱闕卷十上中兩卷此則足

本也卷末有叔寶中吳錢氏所藏印兩印

李暨叔重刊序 嘉泰甲子

何氏手跋曰華陽國志十二卷初閱見其訛謬甚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對校乃知後來妄加竄定有使人笑來者此本尚存舊刻之真而出於錢叔寶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記

黃氏手跋曰此書無宋刻則舊抄貴兼有郡先輩錢磬室圖記何義門跋并硃筆評閱語古色斑斕令人可愛紙本莓爛破損係義門返吳時覆舟黃流所厄恐不耐展讀命工重加裱托改裝倒摺向外庶免敝渝之患予友顧澗蒼藏空居閣抄本與此同出一源然楮墨之間古意稍遜當讓此本爲甲本因古書難得并著之以見罄室而外空居亦足競爽也黃丕烈

江南野史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龍衮撰

原二十卷今闕十卷

錦里耆舊傳四卷

舊抄本

宋前榮州應靈縣令句延慶纂

原八卷今存五至八四

卷

南唐書三十卷

元刊本

宋馬令撰

序目卷一缺抄補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浸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傅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

卷雖有愧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宣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

嗚呼五代之亂符璽竊於大盜中國變於夷狄先王之禮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據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契丹而絕其父者孰遑始郊祀於圓丘與夫尚野祭而焚紙繙者孰重五代之君若彼南唐之制若此則正統疑於不存而僭竊疑於無罪也予作此書尊天子於中原而僭偽之事則不爲南唐諱者豈無意哉蓋尊天子所以一天下之統書其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統旣一其罪旣著則竊土賊民者無遁刑於天下後世矣昔孔子作春秋非徒載其陳言也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法而已予之所論有合於此者弗可不察也王通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

而亂其正統輒自比於孔子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且孔子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而正統常在於周通之所書者宋魏之間其統未嘗一也使後世擾擾而不知其正者必自通始嗚呼法春秋而不知春秋之法者豈特王通乎

南唐書三十卷

茶夢主人手抄本

宋馬令撰

板心有茶夢齋鈔四字

目序

見上

姚氏手跋曰正德辛巳予聞江陰葉潛夫云靖江朱生藏有宋刻馬令南唐書許借未往迄二十餘年予恒往來于懷竟無所遇客歲館于宮保秦公偶鬻書者持元刻陸游南唐書來售殘編斷簡漫不可讀姑手錄之以備一家言

今年春得主洛川張君家塾暇日乃出馬令南唐書觀之
云是從先公官閩時所錄予曰此予二十年前求之未獲
者也遂抱疾錄一過藏諸篋笥庶爲陸游合璧若評隲異
同具馬端臨經籍考茲故略云嘉靖辛丑夏四月晦日勾
吳茶夢道人姚咨跋

安南志畧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黎嶺撰

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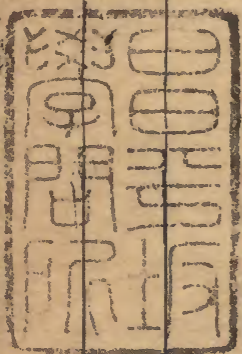
抄本

朝鮮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奉教修 前有景泰二
年進書箋景泰二年朝鮮恭順王名珂之元年也凡世家四
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一百

三十九卷高麗王氏自梁末帝貞明四年代高氏有其國
建元天授稱後高麗傳三十二主歷年四百七十五爲其
臣李成桂所篡國亡此書紀王氏一朝之事治亂興廢制
度文物粲然可考亦可云高麗之良史矣 四庫全書存
目有高麗史二卷蓋偶存之殘帙此則足本也

鄭麟趾進高麗史箋

景泰二年



天保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終

